

汉语“假XX”的概念整合研究

王思韬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汉语“我可能(是)XX了假XX”结构是当前新闻标题和贴吧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框式结构, 它的流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演变现象。“我可能(是)XX了假XX”中“假XX”结构的解读涉及到复杂的语义认知, 需要经过人们心理空间概念的整合。其构式义为“表达人们内心的调侃义、出乎意料义或者羡慕义”。认知语境在“我可能(是)XX了假XX”结构的成功解读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关键词: “假XX” 语义 概念整合 认知语境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2017年央视春晚播出后, 类似于“我可能看了一个假春晚”的句子就在网络上流行起来了。如,

- (1) 妈呀, 我可能看了假的春晚。(未来网, 20170128)
- (2) 2017春晚点评——我可能看了假春晚。(乐游网, 20170128)
- (3) 看到这些图, 我感觉自己可能看了个假春晚。(搜狐网, 20170128)
- (4) 救命, 我可能看了假的春晚!(微众圈, 20170125)
- (5) 我可能看了假春晚为啥觉得台下比台上好看?(华商网, 20170127)

综合上边的例句, 我们可以得知它们总的来说可以归纳到一个结构里边——“我可能(是)XX了假XX”。据调查可知, 这个结构最原始的句子并不是“我可能看了一个假春晚”, 而是“我可能喝了假酒”。“我可能喝了假酒”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电竞圈。玩电竞的队员都喜欢喝酒, 他们发挥不好的时候, 就会说:“我可能喝了假酒”、“假酒害人啊”等等; 第二种说法是来自一篇关于俄罗斯的新闻。俄罗斯有一些不良商家将含有酒精的个人洗涤用品, 制成假酒并销售, 导致多人中毒甚至死亡。但是真正使这个句式流行起来的是一组关于期末考试的表情包, 表情包上配的文字多是运用结构“我可能XX了假XX”, 如,

- (6) 我可能复习了假书。(搜狐科技, 20170113)
- (7) 我可能拿到了假试卷。(搜狐公众平台, 20170117)
- (8) 我可能划了假重点。(搜狐公众平台, 20170117)
- (9) 我可能进了假考场。(搜狐公众平台, 20170117)
- (10) 我可能听的是假课。(搜狐公众平台, 20170117)
- (11) 我可能是转了假锦鲤。(http://www.cr173.com/soft/399323.html)
- (12) 我可能用的是假笔。(搜狐公众平台, 20170117)
- (13) 我可能上的是假大学。(搜狐公众平台, 20170117)
- (14) 我可能喷了假高分喷雾。(搜狐公众平台, 20170117)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的酒的“假”和假书、假试卷等的“假”含义是有变化的。这个我们在下边会做详细的分析。

每年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 如“各种难受”、“且行且珍惜”、“被结婚”、“然并卵”等等。每年针对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也有很多, 而且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 如陈晓蕾、陈文博

(2010)从构式语法化来研究“各种X;”祝婕(2015)基于构式理论分析说明了“且A且B”的语法特征,构式义,以构式压制的视角考察“且A且B”的压制方式和机制;袁红梅、梁婧玉(2016)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探讨了“被+X”三种主要构式义的意义建构模式;陈文博、张春梅、郭兰(2016)从整合和压制的角度研究了汉语“且X且Y”结构的语义认知等等。他们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角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概念整合的角度来分析“假XX”的认知过程和形成机制。

一、“我可能(是)XX了假XX”的基本结构类型

根据搜索到的语料,“我可能(是)XX了假XX”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表1

种类	类型	例句
第一种	S+可能(是)+V+了+假+(的)+N	(15)我可能看了部假电影!这难道不是新版《东成西就》?(南都娱乐周刊,20170301)
第二种	S+可能(是)+V+了+数量短语+假+(的)+N	(16)我可能在安徽看了个假“兵马俑”。(搜狐公众平台,20170214)
第三种	S+可能+是/有+数量短语+假+(的)+N	(17)这可能是个假安徽。(搜狐公众平台,20170214) (18)我可能有个假爸爸……(搜狐母婴,20170216)

从上述表格的三种结构类型和结构可以了解到,“假”前边的词的用法相同于它们的传统用法来说并没有变化,而且上述句子里面“假”的用法和它的传统的用法也有相同的方面——“假”的词性没有改变,依然是形容词,在上述的句子中作定语。不同的方面是:

第一,形容词“假”修饰的中心语的词性有变化。传统的“假”的后面中心语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例如,

(19)霸州小吃店收到假钱。(腾讯大燕网,20170228)

(20)专案组……查扣大量假药、原材料和制药设备,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浙江新闻,20170303)

(21)他们是否会在众目睽睽下假唱呢,我们拭目以待!(代军哥哥,20170127)

(22)骗心上人看望自己:假喝农药抽搐,演全套戏。(阜阳新闻网,20160329)

(23)不管他真跳还是假跳,我都得管……(政知圈,20170131)

例(19)和例(20)中的“钱”和“药”是名词性中心语,例(21)、(22)和(23)中的“唱”、“喝”和“跳”是动词中心语。但是我们从例(1)到例(18)可知,在“我可能(是)XX了假XX”这个结构中,“假”所修饰的中心语都是名词性的,如“春晚”、“试卷”、“高分喷雾”等等。

第二,“假”的词义的变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假”做形容词时的释义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伪造的;人造的(跟‘真’相对)”,如假话、假发、假证件和假仁假义等等。但是我们在上文也提到“俄罗斯酒的‘假’和假书、假试卷等的‘假’含义是不同的。”俄罗斯的“假酒”就是“伪造的酒,不是真酒”,然而“假书”和“假试卷”并不代表“书”和“试卷”是假的。接下来我们会对它的语义变化做具体的讲述。

二、“假XX”的语义特征及构式义

2.1 “假 XX”的语义特征

现在“我可能(是)XX了假XX”是网络论坛上一个较为流行的结构,例如在百度上输入词条“我可能……”就会自动跳出“我可能有个假爸爸”、“我可能看了假电影”等等。“我可能(是)XX了假XX”这个结构中“假XX”新的语义和传统的语义有很大的不同,如

(23) 你可能收了假钞票…新型假币出没,东莞朋友谨防上当!(新华网,20170118)

(24) “假新闻”推动不了改革进步。(新华每日电讯,20170303)

(25) 兰州国税稽查局3年查获10万余份假发票。(兰州晚报数字报,20170304)

(26) 英国严厉打击学历欺诈,关停多家售卖假文凭网站。(金羊网,20170218)

这里“假钞票”、“假币”、“假新闻”、“假发票”和“假文凭”是“假XX”的传统的用法,它们都是真正的假事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如例(1)到例(18)里提到的“假春晚”、“假书”、“假试卷”、“假大学”等等都并不是表达“春晚、书、试卷等是假的”,而是一种特别的用法,表达一种特殊的语义。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假XX”在一定的语境下具有了构式性,“假XX”并不在表示原来的意义,而是需要经过糅合型地概念整合之后浮现出来的意义。Goldberg(1995)将构式定义为“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并认为构成成分不能预测整个构式的意义。我们如果想要透彻的分析“我可能(是)XX了假XX”构式中“假XX”的新的语义特征和“我可能(是)XX了假XX”结构形式的演变,必须从认知语境的角度来探索。

陈文博(2016)指出意义是在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心理过程中被动态地建构起来的,这是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的一个核心假设。我们把例(1)“我可能看了假的春晚”放在具体的网络情境中去探讨。据调查,“春晚”还是我们“每年传统的春晚”,网友之所以把这次春晚称作是“假春晚”是因为:

一、往年春晚结束后,我们关注的是春晚中运用到了哪些网络流行语。如网友总结2016年春晚冯巩的《快乐老爸》用到的网络流行语有“坑爹”、“颜值高”和“吓死宝宝了”等等。

二、有的网友突然发现春晚有的环节可能是录播。

三、春晚出现了2016年的热度人物,和以往有很大不同。很多网友都觉得台下坐的观众要比台上的节目更好看。

所以说我们对这里“假春晚”的理解涉及到复杂的语义认知语境。龚丹韵(2010)指出网络词汇流行的动力,正是年轻人对常规的逆反。年轻人在逆反的双关意义中,表达自己对生活、对时事的矛盾情绪。

结合具体的语境,我们将“我可能(是)XX了假XX”结构中“假XX”所衍生的语义特征分析如下:

第一:+[调侃]义

(27) 我可能是个假妈妈。(新浪微博,20170225)

(28) 节后上班第一天,大家都在羡慕老师还有假,老师却说:我可能放了个“假”寒假!(中国教育报,20170203)

(29) 钱不经花,我可能是领了假钱。(太平洋电脑网,20170122)

例(27)可以理解为她说“我可能是个假妈妈”是在调侃自己不像真妈妈,一点儿也不关心孩子。例(28)可以理解为说话的这个老师在调侃自己的假期可能是假的,因为假期他并没有休息,一直在工作。例(29)可以理解为人们在调侃物价太贵,还没买多少东西,钱就没有了。

第二:+[羡慕]义

(30) 盘点2017年各大互联网公司年会,我可能过了个假年会。(人民网,20170120)

(31) 我可能交了个“假”女朋友...(搜狐体育,20170301)

例(30)根据语境可以理解为“我”在参加了自己公司的普通年后之后,很羡慕其他公司的年会如“腾讯年会送 iPhone 7”、“百度狂发奖金”等等。例(31)根据语境可以理解为羡慕别人家的女朋友很贤惠,会做饭,会体贴人。

第三:[出乎意料]义

(32)昨晚百度竟“挂了”,网友:“我可能上了个假百度”。(搜狐公众平台,20170301)

(33)《最强大脑》的规则太变态了,我可能长了个假脑子。(搜狐公众平台,20170208)

(34)“我可能是个假中国人!”看完纽约高中中文试卷的我炸了!(搜狐教育,20170122)

例(32)可以理解为网友平时一直在自己生活中存在的百度,竟然在自己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能用了,有点出乎自己的意料。例(33)可以理解为《最强大脑》规则让人出乎意料,变态得让人觉得自已长了个假脑子。例(34)可以理解为大家觉得纽约高中语文试卷比我们中国的语文试卷还要难,太出乎意料了。

综上可知,“我可能(是)XX了假XX”中的“假XX”通过与具体认知语境的结合,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调侃]义、+[羡慕]义和+[出乎意料]义,感受到“假XX”不同于它的传统的语义。

三、“我可能(是)XX了假XX”结构的演变:从仿拟式框填到流行性框填

实体构式“我可能是喝了假酒”因为它运用的情境有限,所以最后并没有被网友大量使用。但是从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如例(6)、例(7)、例(8)、例(9)、例(14)、例(29),“我可能(是)XX了假XX”被人们不断运用于不同的场景中。再如,

(35)我可能吃了假饭。(http://tieba.baidu.com/p/494107160)

(36)我可能吃了假药。(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6237645/)

经观察可知,该结构框架的变项是“了”前边的动词性成分和“假”后面的名词性成分,该框架的常项“我可能(是)”、“了”和“假”。

后来又逐渐出现了,如例(3)、例(10)、例(12)、例(13),原来的框架的常项在变化——“了”不再作为常项必须出现,原来需要我们替换填充的框架变项也在变化——“假”的前面会出现之前没有的数量短语,说明“我可能(是)XX了假XX”构式已经发展成为流行性框架构式。再如,

(37)法院判宝能增持万科无效?我可能看了个假新闻。(上观新闻,20170207)

(38)假账假数假增长,我可能逛了个假股市。(牛熊交易室,20170125)

(39)我可能招了一批假高材生。(http://tieba.baidu.com/p/4938582507)

(40)我可能是个假东北人。(http://tieba.baidu.com/p/4960903210)

(41)我可能回了一个假家,我可能有一个假妈……(每日经济新闻,20170121)

四、“我可能(是)XX了假XX”构式的认知机制:概念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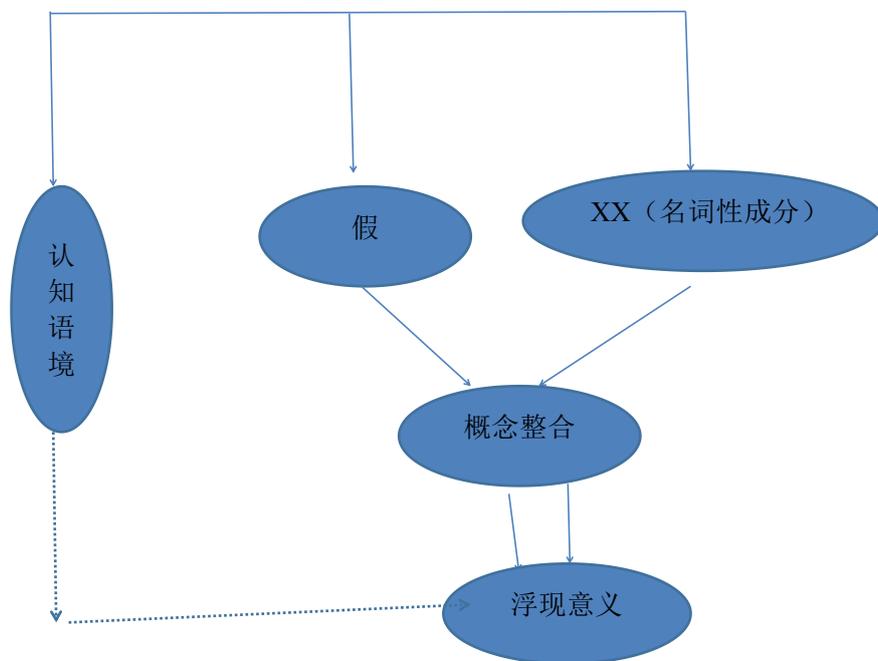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Fauconnier 和 Turner 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来了概念整合理论,其目的是揭示语言在线意义构建背后的认知规律。它包括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以及合成空间。通过跨空间映射利用输入空间共有的图式结构来构成概念合成网络。

从认知方式看,“我可能(是)XX了假XX”结构的特征不是组合性的,而是来源于人们心理空间概念的整合性。我们通过对实际语料和具体认知语境的考察,可以得知“我可能(是)XX了假XX”这种结构形成的内部动因和机制,就是整合。

拿“我可能看了一个假春晚”来说，对其深层含义的认知需要经过人们心理空间的概念整合。简洁明了的“我可能看了一个假春晚”结构实际上整合了语言表达者在当时语境中的感受。多少年的春晚我们都是采取一样的模式——男女搭配，多少年的春晚我们关注的焦点都一样——魔术穿帮、小品中的网络流行语，多少年的春晚我们都会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赵本山、谭晶，2017年基本全没有了，而且还多了今年的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明星。2017年的春晚和往年的春晚变化这么大，言者仅用一句“我可能看了一个假春晚”进行概念的整合，反映了我们对2017年春晚的看法，将我们内心的“调侃义”抒发的淋漓尽致。后来又出现了“我可能复习了假书”、“我可能喷了假高分喷雾”等等，现在看来网友觉得只要套上了“我可能（是）XX了假XX”之后，生活中的一切谜题都可以找到答案。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可能（是）XX了假XX”才开始流行。“我可能（是）XX了假XX”的产生和流行，是心理空间概念整合的结果，也是社会交际的需要。

“假XX”结构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从其组成成分“假”和“XX”的词汇意义中推知出来，其“浮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调侃、出乎意料或者羡慕”的产生是人们经过心理空间概念合成和推理的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假”作为输入空间1的元素，“XX（名词性成分）”作为输入空间2的元素，融合空间中产生的是新创结构，新创结构与认知语境的整合就是“假XX”的含义，也即1+1>2的整合意义而非组合意义。如，

(42) 可乐洗头效果好到爆？我可能用了假洗发水！（更美扒扒扒，20170205）

例句中，“假”作为输入空间1的元素，“洗发水”作为输入空间2的元素，此例的认知语境是“可乐洗头效果好到爆”。“假洗发水”这一构式在融合空间与认知语境整合之后就产生了“我用洗发水洗头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用可乐洗头发竟然有这么好的效果，太出乎意料了”的意义。

五、结语

本文基于新闻标题和贴吧语料的分析，尝试对“我可能（是）XX了假XX”的基本结构类型、语义特征和结构的演变进行描写，并从概念整合的角度分析其构式义及语义认知过程和机制。从实体构式“我可能是喝了假酒”到仿拟框填构式“我可能（是）V了假XX”再到

流行性框填构式的演变过程来看, 认知语境在“我可能(是)V了假XX”构式的成功解读中起着重要作用, 其构式义是“表达人们内心的调侃义、出乎意料义或者羡慕义”, 其认知机制是需要经过人们心理空间概念的整合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袁红梅, 梁婧玉. “被+X”构式义的概念整合分析[J]. 外语研究, 2016, (01): 33-39.
- [2] 祝婕. 汉语新构式“且A且B”的构式压制探究[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 (11): 29-30+41.
- [3] 陈晓蕾, 陈文博. 构式语法化与语法构式“各种X”的显现[J]. 当代修辞学, 2016, (06): 75-83.
- [4] 陈文博, 张春梅, 郭兰. 整合和压制: 汉语“且X且Y”结构的语义认知[J]. 语言与翻译, 2016, (02): 25-31.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商务印书馆. 2016. 09: 627
- [6] 龚丹韵. 网络流行语何以如此给力[N]. 解放日报, 2010-12-04(005).
- [7] 沈家煊. 概念整合与浮现意义——在复旦大学“望道论坛”报告述要[J]. 修辞学习, 2006, (05): 1-4.
- [8] 朱怀. 概念整合与汉语非受事宾语句[D]. 吉林大学, 2011.

Conceptual Integration Research Of "False XX" In Chinese

Wang Sitao

(Zheng Zhou University, He Nan Province, 450001)

Abstract: Chinese "I may XX fake XX" structure is a relatively popular frame structure in current news headlines and post bars, and its popularity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of language evolu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false XX" in "I may XX false XX" involves complex semantic cognition, which needs to be integrated with people's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space. Its construction meaning is "to express people's inner sense of ridicule, unexpected sense or envy sense". Cognitive contex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may XX fake XX" structure.

Keywords: "False XX" semantic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ognitive context

作者简介(可选):王思韬, 郑州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